

斯大林答拉辛的信



斯大林答拉辛的信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書號：1519

斯大林答拉辛的信

劉亞樓譯

人 民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東總布胡同十號)

新 華 書 店 發 行

北 京 新 華 印 刷 廠 印 刷

(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字數：7,000

一九五四年四月北京第一版

印數：1—15,000

一九五四年四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劉亞樓譯

ОТВЕТ ТОВА. СТАЛИНА
НА ПИСЬМО ТОВА. РАЗИНА

譯自「軍事思想」一九四七年一月號。

目 錄

斯大林答拉辛的信·····	一
附：拉辛給斯大林的信·····	七

斯大林答拉辛的信

可敬的拉辛同志：

您一月三十日關於克勞塞維茨的信和您的論戰爭與軍事藝術的簡短提綱收到了。

一、您問：列寧評價克勞塞維茨的原理是否已經陳舊了？

據我看，問題提得不對。

這樣提出問題，可能使人認為：列寧曾分析了克勞塞維茨的軍事學說和軍事著作，給它們作出了軍事上的評價，並遺留給我們一系列關於軍事問題的指導原理，我們應當把這些原理作為一種指南。對問題的這種提法是不正確的；因為，任何關於克勞塞維茨軍事學說及其著作的列寧的「原理」，事實上都是不存在的。

列寧與恩格斯不同；他並不以為自己是一個軍事專家。不僅在過去，在十月革命以前，就是在以後，在十月革命以後一直到國內戰爭結束時，他也不認為自己是一個軍事

專家。在國內戰爭時期，列寧曾責成我們——當時還是中央委員會內年輕的同志們「徹底研究軍事」。至於說到他自己，他直截了當地向我們說過，他研究軍事已經晚了些。實際上這就說明列寧對於克勞塞維茨的評論和對克勞塞維茨著作的批註，並沒有涉及純粹的軍事問題，例如：戰略與戰術及其相互關係問題，進攻與退却間，防禦與反攻間的相互關係問題等等。

既然如此，那末是克勞塞維茨著作中的什麼東西引起了列寧的注意，列寧爲什麼要讚揚他呢？

列寧讚揚克勞塞維茨，首先是由於當時已獲得軍事問題權威聲譽的非馬克思主義者克勞塞維茨，在自己的著作裏證實了馬克思主義的著名原理：在戰爭與政治之間存在着直接的聯系，政治產生戰爭，戰爭是政治以暴力手段的繼續。列寧在這裏之所以要引證克勞塞維茨，是爲了再一次揭穿普列漢諾夫、考茨基和其他人的社會沙文主義、社會帝國主義。

其次，列寧讚揚克勞塞維茨，是由於克勞塞維茨在自己的著作裏證實了一個從馬克思主義觀點看來是正確的原理：在顯然不利的條件下，退却是和進攻同樣合理的鬥爭

形式。列寧在這裏之所以要引證克勞塞維茨，是爲了再一次揭穿那些不承認退却是合理的鬥爭形式的「左派」共產主義者。

可見，列寧不是作爲軍事家，而是作爲政治家來對待克勞塞維茨的著作的；引起列寧注意的是克勞塞維茨著作中那些說明戰爭與政治的聯系的問題。

所以在批判克勞塞維茨的軍事學說這件事上，列寧的任何指示都沒有束縛我們——列寧的繼承者去進行自由批判。

由此可見，您把麥舍遠珂夫批評克勞塞維茨軍事學說的論文（見「軍事思想」一九四五年六、七月號）認作是「反列寧的攻擊」和對列寧所作評價之「修正」，都是文不對題的。

二、我們是不是應當根據事情的實質來批判克勞塞維茨的軍事學說呢？是的，應當。我們必須從我們事業的利益觀點和我們時代的軍事科學的利益觀點出發，不僅批判克勞塞維茨，而且批判毛奇、史蒂芬、魯登道夫、凱特爾及其他所謂德國軍事思想家們。近三十年來，德國向世界發動了兩次血腥戰爭，而兩次都被打敗了。這是偶然的嗎？當然不是。這是不是說明了：不僅是整個德國，就連它的軍事思想也是受不起考驗

的呢？無疑是這樣的。任何人都知道，全世界的軍人，包括我們俄羅斯軍人在內，曾如何尊重德國的軍事權威。是否必須結束這種不配受的尊重呢？必須結束了。那末這就需要批判，特別需要我們方面——德國的戰勝者方面的批判。

至於說到克勞塞維茨個人，那他當然是過時了的軍事權威。實際上，克勞塞維茨是戰爭的工場，手工業時代的代表，然而現在我們是處在戰爭的機器時代。毫無疑問，機器時代需要新的軍事思想家。現在再從克勞塞維茨那裏去吸取教訓就是可笑的了。

不給那些著名權威人士的過時了的原理和見解以批判的分析，就不能進步，也不能把科學推向前進。這不僅對於軍事權威人士如此，就是對馬克思主義的經典作家也應如此。恩格斯曾經在某一次說過，在一八一二年時期的俄國統帥中，巴爾克萊·得·托里將軍是唯一值得注意的一個統帥。當然，恩格斯是錯了。因為作為統帥來說，庫圖佐夫無可爭辯地要比巴爾克萊·得·托里高出幾倍。但就在我們這時代，也還有人慷慨激昂地堅持恩格斯這一錯誤的見解。

我們在進行批判時，不應該以經典作家的個別論點和見解作為指針，而應以列寧當年所給予的著名指示作為指針：

「我們並不把馬克思的理論視爲一成不變和神聖不可侵犯的東西；恰巧相反，我們深信，它只是爲一個科學奠定了基礎，而社會主義者若不願落後於實際生活，就應當在各方面把這個科學向前推進。我們認爲俄國社會主義者特別必須獨立闡發馬克思的理論，因爲它僅僅提供出一般的指導原理，而這些原理的具體應用，在英國是與法國不同，在法國是與德國不同，在德國是與俄國不同的」（『列寧全集』，第二卷，第四九二頁）。

我們在對待軍事權威人士方面，更必須採取這樣的態度。

三、至於說到您的論戰爭與軍事藝術的簡短提綱，因爲它是提綱性的，所以只能提出一般的意見。提綱裏哲學和抽象的原理太多。在關於戰爭的法則和邏輯方面去引用克勞塞維茨的術語令人覺得刺耳。關於軍事科學的黨性問題提得太幼稚。那些對斯大林的歌頌也非常刺耳——簡直使人讀不下去。提綱裏缺少論反攻（不要同反擊混爲一談）部分。我所說的反攻，是指在敵人順利的進攻以後的反攻；敵人這種進攻，沒有產生決定性的結果，而在這個過程中，防禦者集中力量，轉入反攻，並使敵人遭受決定性的失敗。我認爲，組織完善的反攻是一種關係重大的進攻形式。您是個歷史家，最好能注意到這

個問題。古代的安息國●人就已經懂得這樣的反攻了；當時，安息國人曾引誘羅馬的統帥克拉司及其軍隊深入自己的國內，然後發起反攻，並殲滅了他們。我們的天才統帥庫圖佐夫也很懂得這個，他以準備周到的反攻，打敗了拿破崙，消滅了拿破崙的軍隊。

約·斯大林

一九四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譯自「軍事思想」一九四七年一月號）

● 古代安息國是在鹹海與地中海之間美索不達米亞平原的一個王國。古羅馬帝國的一個有名的統帥克拉司於紀元前五十四年率兵向安息國進攻，並企圖征服它。在闖進安息國國界時，安息國人因力量不夠，未作頑強抵抗。安息國王奧羅德德計一方面誘敵深入，一方面組織力量。當羅馬軍隊追擊到美索不達米亞平原沙漠，並已陷入極其困難的境地時，安息國軍隊在安息國將軍蘇連指揮下，突然發動了反攻，經激戰後，克拉司將軍的兒子陣亡，克拉司被迫退却，在退却路上又陷入重圍。疲憊不堪的羅馬軍隊已無力衝出重圍，結果被全部殲滅。克拉司投降，就俘被殺。這一戰役後來成了古代軍事史上一個「誘敵深入，反攻獲勝」之戰例。——譯者註。

附：拉辛給斯大林的信

親愛的斯大林同志：

如果可能，懇請給我解釋下列問題：

一、列寧評價克勞塞維茨的原理是否已經陳舊了？

二、應該如何對待克勞塞維茨的軍事理論遺產？

當我讀了我們的指導性軍事理論雜誌「軍事思想」（一九四五年六、七兩月號）上登載的麥舍遼珂夫中校的「克勞塞維茨與德國軍事思想」論文之後，就使我對上述問題糊塗起來了。

一九四四年我在「伏羅希洛夫」高級軍事學院裏，曾發言駁斥軍事學院政治副院長巴茲上校關於需要修正列寧對克勞塞維茨的評價的意見。我覺得，「軍事思想」上的這篇文章事實上體現了巴茲上校的論點。而編輯部發表這樣的文章，是否對呢？

下論點：

如果拿這篇論文中對於克勞塞維茨著作的原則方面的評價來說，那末可以歸結爲如下論點：

「在克勞塞維茨的著作中，反動觀點是主要的」（該文第九三頁）；

「他不懂得戰爭的本性與實質」（第一一〇頁）；

「他落後於當時的軍事理論思想」（第一一〇頁）。

大家知道，列寧曾把克勞塞維茨稱爲最深刻的軍事問題作家之一、偉大的軍事作家之一、最著名的軍事哲學與戰爭史作家之一，認爲他的基本思想現時已成了所有的思想家無條件接受的東西（「列寧全集」，第十八卷，第一九七、第二九四頁，第二十二卷，第五一一頁，第三十卷，第三三三頁）。

這樣一來，列寧對於克勞塞維茨的評價是與「軍事思想」雜誌上這篇論文所作的評價直接對立的。

在對克勞塞維茨的評價方面，如果對的是麥舍遼珂夫，而不是列寧，那末，要討論這類問題，該文作者的威望未免太低。當然他並沒有公開地反對列寧。在這種情形下，這篇論文就會把我們的將校們導入迷途，對紅軍就會有害。

如果麥舍遼珂夫對這個問題的論斷是不對的，那末他的這篇論文就不能不認作是反列寧的攻擊，而這是必須給以反擊的。

我認爲，這篇論文在政治上的害處就在這裏。

可見這不是「狹隘的軍事理論」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因此我才決定寫信給聯共（布）中央委員會，寫信給您，親愛的斯大林同志。

您曾在一個命令中指出過軍事理論雜誌「軍事思想」的嚴重缺點，並對它提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具體任務。而關於上述問題的詳盡指示，對於執行這一命令是有着重要意義的。

對於最先進的蘇維埃的整個軍事科學，特別是對於我們的軍事史科學來說，對待過去理論遺產的態度是一個重要的問題。我們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經典作品裏面可以找着這方面的清楚而明確的方針——完全掌握過去科學所提供的一切，批判地改造人類思想所創造的一切，在實踐中加以檢驗（「列寧全集」，第二十五卷，第三八七頁）。「無產階級文化應當是人類在資本主義社會、地主社會、官僚社會壓迫下所創造出來的知識總匯發展的必然結果」（「列寧全集」，同上卷，同上頁）。這一段話也完全適用於軍事文化。

例如，法西斯會利用資產階級文化的成果以達到其最野蠻殘暴的目的，這是人所共知的，然而，我們並不因此就拋棄資產階級文化的成果。我們要利用資產階級文化的成果來建設社會主義，建成共產主義社會。同時，我們也並不是機械地吸取資產階級科學的一切知識，我們是把這一切批判地加以改造，並在新的社會——經濟和政治的基礎上，把科學推向前進。

有兩種基本的批判形式是人所共知的：

低級形式——揭發對事實的歪曲、唯心論、機械論、反動的觀點與諸如此類的東西，並把它們統統拋得遠遠的；

高級形式——批判的改造，在不正確的形式後面尋找出有積極內容的核心，保存它並進一步發展它。

發現一般的缺點（唯心論、形而上學、機械論）是要容易得多，這對於批判的初級階段是有着重要的積極意義的。但批判的改造就困難得多了，這就必須尋找合理的內核，保存並發展它。「採金者掘遍了許多土地，而只能找到一點點金子」（赫拉克里特）。我們的軍事理論思想就正應當立足在這個批判的高級階段上，而麥舍遼珂夫的論文

却把我們向後倒拉。我認爲，這篇論文在理論上的害處就在這裏。

也許論文的作者不了解克勞塞維茨，因此他才勸告我們拋棄這種軍事理論遺產，我這種看法是否對呢？可是恩格斯不是說得很對嗎：「那種不是根據哲學家在科學上的貢獻，不是根據他事業中進步的東西，而是根據他必然是暫時的、反動的東西，根據體系來判斷每一個哲學家的人，最好是默不作聲」（恩格斯：一八九一年七月一日給康拉特·史密德的信）。

把克勞塞維茨軍事理論著作中全部積極的東西同唯心論、形而上學等一起拋棄，是否正確呢？

麥舍遼珂夫是不是重複了已爲聯共（布）中央所斥責過的波克洛夫斯基的錯誤呢？或者，也許是由於有了偉大衛國戰爭的經驗，對克勞塞維茨的全部軍事理論著作，都得給以與列寧全然不同的另一種評價呢？

對於研究「軍事藝術史」的人來說，正確地了解這全部問題是重要的。我花費了將近十五年的時間準備出版八卷本的著作，其中前面五卷大致已經弄好了。戰前出版的兩卷主要是根據舍波世尼珂夫元帥^①的指示已作了根本的修改。

從第一卷上附加的提綱和全書的序言，可以看清我的著作的出發點。很明顯，如果這部作品中存在着錯誤的出發點的話，那就會使全部著作變得毫無價值。已不止一次有人對我說，這部書對紅軍是很需要的。

親愛的斯大林同志，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我懇請您給我解釋這些問題。

教授，上校，葉·拉辛

一九四六年一月三十日

● 蘇聯偉大衛國戰爭開始時期的紅軍總參謀長。——譯者註。